成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2009 年 7 月　頁 153-178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清代「論詞絕句」論晏殊詞探析

趙福勇*

摘　要

論詞絕句為清代詞論之重要載體，而晏殊乃北宋前期詞壇大家。本文蒐羅八首清代論及晏殊其人其詞之論詞絕句，剖析闡明其中論點。綜觀清代論詞絕句有關晏殊之評論，約有如下數端：（一）剛方宰輔，多情詞篇：王僧保稱晏殊性格剛方而詞篇多情，譚瑩亦謂晏殊多「婦人語」，程恩澤則賞晏殊仕宦顯達、才調卓絕且靈心善感；（二）紹述《陽春》，啟導後進：江昱謂晏殊祖述南唐，啟導晏幾道、歐陽脩、范仲淹，譚瑩則稱晏殊多作婦人語，以此近似馮延巳；（三）清華逸韻，詞家正宗：沈初稱晏殊詞清新華美，沈道寬亦謂晏殊詞清新脫俗、饒富逸韻，華長卿、譚瑩則喜晏殊詞具清新閒雅之富貴氣象，而朱依真盛讚王士禛以晏殊雋句為詞體本色之說。

關鍵詞：晏殊、論詞絕句、珠玉詞、清代、詞論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Ci Poem Evaluation with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upon Yen Shu’s Ci Poems

* 東方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Chao Fu-Yung
Instruct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 F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i Poem Evaluation with Poems" w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omment on ci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Yen Shu was a master in early stage of Northern Song period. In the study, we gather eight "Ci Poem Evaluation with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upon Yen Shu, and deeply analyze them. The points in terms of Yen Shu can be inducted into following: (1) Like a sturdy chancellor and romantic ci poems: Wang Tseng-Po poin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Yen Shu was sturdy and he had romantic ci poems. Tang Yin claimed that Yen Shu's ci poems were full of "women language." Cheng En-Tse thought that he had good career in government and was talent as well as thoughtful. (2) In succession to Young-Tsung volume, descendant can be guided: Jiang Yu claimed that the ci poems of Yen Shu not only inherited the style of Southern Tang, but also inspired Yan Ji-Dao, Ou-Yang Hsiou and Fan Jhong-Yan. Moreover, Tang Yin thought that his ci poems were full of women language, thus was similar to Fong Yen-Si. (3) Beautiful rhyme and orthodox ci poems: Shen Chu indicated that the ci poems of Yen Shu were gorgeous. Moreover, Shen Dao-Kuan claimed that the ci poems of Yen Shu were brisk and pure. Hua Chang-Ching and Tang Yin praised the ci poems of Yen Shu were pure and fresh and full of prosperity. Chu Yi-Chen fully praised that the statement of Wang Shih-Chen on Yen Shu's ci poems as the orthodoxy.

Keywords: Yen Shu, Ci Poem Evaluation with Poems, Chu-Yu Ci, the Qing Dynasty, comment on ci poems

清代「論詞絕句」論晏殊詞探析

趙福勇

一、前言

論詞絕句濫觴於唐、宋，[1]至清代大盛，蔚爲詞論之重要載體，而其內容或辨詞體，或評詞人，或論詞集，或品名作，或析流派，不一而足。論詞絕句散見於作者之詩集，更有載於詞集、詞話、詩話、筆記、叢書、期刊者，[2]蒐錄不易。[3]而有關論詞絕句之研究亦不若詞話興盛，有待詞學界同好共同努力，以發掘其價值。

晏殊（991-1055），字同叔，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封臨淄公，謚元獻，其子幾道亦工於詞，父子並稱大晏、小晏，著有《珠玉詞》，爲北宋前期詞壇大家。本文蒐羅江昱（1706-1775）、沈初（1735-1799）、朱依真（生卒年不詳，朱若炳

1 如白居易〈聽歌六絕句〉之〈何滿子〉:「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一作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 458，頁 5213），論述詞調〈何滿子〉之起源、體製與聲情。又如黃庭堅〈寄賀方回〉:「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四部叢刊初編》，卷 11，頁 97），並論秦觀〈好事近・夢中作〉、賀鑄〈橫塘路〉（淩波不過橫塘路）二詞。他如王十朋〈游東坡十一絕〉之六：「再閏黃州正坐詩，詩因迁謫更瑰奇；讀公赤壁詞并賦，如見周郎破賊時」（《梅溪王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四部叢刊初編》，後集卷 15，頁 370），論及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白、黃、王三氏之作雖未題作「論詞絕句」，然其內容皆涉「論詞」。

2 見於詞集者，如四印齋《稼軒長短句》附王鵬運〈校栞《稼軒詞》成，率題三絕于後〉；見於詞話者，如馮金伯《詞苑萃編》卷 18 有仇元吉〈題《菊莊詞》〉；見於詩話者，如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 12 錄沈世良〈案頭雜置諸詞集，戲題四絕句〉；見於筆記者，如阮葵生《茶餘客話》卷 11 載徐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見於叢書者，如何藻《古今文藝叢書》收潘飛聲〈論嶺南詞絕句〉；見於期刊者，如《南社叢刻》2 集（1910 年 7 月 15 日）刊高旭〈論詞絕句三十首〉。

3 吳熊和、陶然與孫克強皆曾彙編清代論詞絕句，吳、陶二氏之作見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冊 5，附錄「清人論詞絕句」，頁 4386-4439；孫氏之作見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附錄「清代論詞絕句組詩」，頁 365-502。惟二書所錄時見舛漏，尚待校訂增補。

〔1716-1755〕子）、沈道寬（1772-1853）、程恩澤（1785-1837）、王僧保（1792-1853）、譚瑩（1800-1871）、華長卿（1804-1881）等人論及晏殊其人其詞之八首論詞絕句，剖析闡明其中論點，並徵引詞話、詞籍序跋、詞作評點等評論資料進行較論，以見其於晏殊評論史上之承啓、得失。

江昱等人皆具實際塡詞經驗，均有詞作、詞集傳世，所作論詞絕句不乏稱賞者，如蔣士銓稱江昱〈論詞十八首〉「斷制宋元作者，津逮後學，錢塘厲鶚、趙虹、江炳炎輩爭相歎服，不易其言」，[4]盛讚江氏所論深得詞壇時賢首肯，足以引導後輩；況周頤論朱依真〈論詞絕句〉二十八首曰：「宋人於周清真、國朝於朱錫鬯，並有微詞，頗不爲盛名所懾，惟推許樊榭甚至」，[5]嘉許朱氏論詞見解獨到，能不囿於成說舊論；徐穆評王僧保〈論詞絕句〉三十六首曰：「此詩清新俊雄，雖元遺山、王漁洋論詩，未或過之」，[6]推尊王氏之作堪與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王士禛〈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分鑣並驅。是以江昱等人評論晏殊之論點，當有可觀之處。綜觀清代論詞絕句有關晏殊之評論，約可歸納爲：剛方宰輔，多情詞篇；紹述《陽春》，啓導後進；清華逸韻，詞家正宗等三端，以下逐項析論。

二、剛方宰輔，多情詞篇

晏殊曾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樞密使、同平章事等職，而其爲人耿介、剛毅甚且急躁，《五朝名臣言行錄》載：「章聖皇帝判南衙時，章獻太后得幸，張耆有力焉。天聖中，太后以耆爲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爲兩府，同任天下大事。朝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材者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忤太后旨」，[7]「公剛

[4] 〔清〕蔣士銓，〈松泉先生傳〉，見〔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 181），卷 420，頁 174。

[5] 況周頤，《粵西詞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冊 205），卷 1，頁 785。

[6] 王僧保〈論詞絕句〉詩末附徐穆語，見況周頤，《阮盦筆記五種・選巷叢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冊 24），卷 2，頁 691。

[7]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四部叢刊初編》），卷 6 之 3

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云」，[8]由其直諫太后、怒杖盜賊，可見性情一斑。然晏殊喜塡小詞，深情婉媚，迥異其爲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言：「殊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9]而王僧保詠讚晏殊亦著眼於此，其〈論詞絕句〉之一七曰：

> 韻事吟梅宋廣平，當歌此老亦多情；夢魂又蹋楊花去，不愧風流濟美名。（穆桉：晏同叔性極剛方，而詞格侍為婉麗。小山詞：「夢魂慣得無拘管，又逐楊花過謝橋」，雖伊川程子亦賞之。）[10]

此絕前後二聯分論晏殊、晏幾道父子，而首句用宋璟及其〈梅花賦〉事。宋璟，唐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 17 年（729），遷尚書右丞相，累封廣平郡公，爲官正色清嚴。[11]宋璟曾作〈梅花賦〉，曲盡形容榛莽中之寒梅，[12]清詞麗句，沁人心脾。而皮日休〈桃花賦・序〉曰：

> 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13]

意謂宋璟立朝方正骨骾，然所作〈梅花賦〉贍麗柔媚，個性、文風大相逕庭。宋璟、晏殊皆曾高居宰執，賦性剛方而能造婉孌之語，故王僧保將其相提並論，而曰：「韻事吟梅宋廣平，當歌此老亦多情」。

誠然，王僧保所標舉之「多情」乃《珠玉詞》之顯著特質。詞本花間尊前之產

引《名臣傳》，頁 113。

8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 6 之 3，頁 114。

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卷 198「《珠玉詞》提要」，頁 4419。

10 〔清〕王僧保，〈論詞絕句〉之一七，見況周頤，《阮盦筆記五種・選巷叢譚》，卷 2，頁 690。按：「穆桉」乃徐穆所作按語，「而詞格侍爲婉麗」之「侍」當作「特」。

11 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96〈宋璟傳〉，頁 3029-3035。

12 詳見〔唐〕宋璟，〈梅花賦〉，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卷 207，頁 2372。

13 〔唐〕皮日休，〈桃花賦・序〉，《皮子文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四部叢刊初編》），卷 1，頁 10。

物，詞人倚聲侑觴，宜其流連光景、簸弄風月，緣情而綺靡。晏殊生活儉約，然喜延賓共飲，葉夢得《避暑錄話》載：

> 晏元憲（按：當作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也。[14]

可見當時宴樂雅集之風采。而宋祁〈上陳州晏尚書書〉敘及晏殊出知陳州之宦情，亦曰：「比華從事至，具道執事因視政餘景，必置酒極歡，圖書在前，簫笳參左，劇談虛往，適句暮傳」。[15]於此暢飲闊談、清歌妙樂之場合所作之詩詞，自多憐景泥情之什。翻檢《珠玉詞》，不難發現晏殊對於「自然」之多情，「湖上西風斜日，荷花落盡紅英。金菊滿叢珠顆細，海燕辭巢翅羽輕。年年歲歲情」（〈破陣子〉）之嗟悼時序節物遷換、「留花不住怨花飛。向南園、情緒依依。可惜倒紅斜白、一枝枝。經宿雨、又離披」（〈鳳銜盃〉）之深憐落花、「何人解繫天邊日，占取春風。免使繁紅。一片西飛一片東」（〈採桑子〉）之癡情留春、十四闋〈漁家傲〉之聯章疊詠荷花，[16]皆是其例。至於愛戀歡情、離愁相思、歌藝舞技、聲容體態等「人事」相關詞作，更見晏殊之多情。如〈訴衷情〉：「此情拚作，千尺游絲，惹住朝雲」，設想新奇，描敘深摯纏綿之戀情；〈採桑子〉：「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怨懟歲月不解人間離愁別恨，無理而深情；〈浣溪沙〉：「閒役夢魂孤燭暗，恨無消息畫簾垂」，以景襯情，傾訴魂縈夢繫之相思；〈木蘭花〉：「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屬對精工，憶念歌妓之清亮歌聲與曼妙舞姿；〈浣溪沙〉：「玉椀冰寒滴露華。粉融香雪透輕紗。晚來妝面勝荷花。　鬢

---

14 〔宋〕葉夢得撰，徐時儀校點，《避暑錄話》，卷 2，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冊 3，頁 2615。

15 〔宋〕宋祁，〈上陳州晏尚書書〉，《景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卷 51，頁 666。

16 以上所引晏殊詞作詳見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83 年），冊 1，頁 88、91、93、99-102。

彈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一場春夢日西斜」，施朱傅粉，連類取譬，刻劃美女之肌膚、樣貌。[17]再者，晏殊賞愛張先「無物似情濃」詞句，[18]亦可見其多情之面向。

職是之故，晏殊詞招致「婦人語」之評，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之一八有言：

> 楊柳桃花調亦陳，三家村裏住無因；歌詞許似馮延巳，語語原因類婦人。[19]

後聯指出晏殊詞作所以近於馮延巳，端在類似婦人語言。而所謂「婦人語」之說，源於晏幾道、蒲傳正有關晏殊詞意之辨析，趙與時《賓退錄》引《詩眼》云：

>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20]

蒲傳正謂晏殊「年少拋人容易去」係感喟所歡離去，晏幾道則引白居易詩句爲例，謂「年少」乃青春歲月，以證其父不作「婦人語」。然白居易詩句原作「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出自〈浩歌行〉，[21]浩歎日月逾邁，青春已逝而功名無成，而晏殊詞句出自〈玉樓春・春恨〉，[22]縷述旖旎繾綣之離愁相思，一往情深，真「婦人語」也。晏幾道之斷章取義、曲解附會誠難令人信服，觀蒲傳正「笑而悟」，似有不置可否之意，而趙與時則於引用《詩眼》記載後曰：「叔原之言失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云：「今觀其集，綺豔之詞不少，蓋幾道欲重其父名，故作是

---

17 以上所引晏殊詞作分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97、93、89、96、90。

18 《畫墁錄》載：「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卻來此事公事。』」，〔宋〕張舜民，《畫墁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叢書集成初編》），頁 22。按：「無物似情濃」乃張先〈一叢花令〉（傷高懷遠幾時窮）之詞句。

19 〔清〕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之一八，《樂志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1528），卷 6，頁 477。

20 〔宋〕趙與時，《賓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卷 1，頁 2。

21 詳參〔唐〕白居易，〈浩歌行〉，〔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435，頁 4810-4811。

22 〈玉樓春・春恨〉全詞如下：「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情三月雨。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108-109。

言，非確論也」。[23]《珠玉詞》多「婦人語」洵屬不爭之事實，而馮延巳《陽春集》亦多豔情之作，是故譚瑩逕稱晏殊「歌詞許似馮延巳，語語原因類婦人」。

再者，前引王僧保〈論詞絕句〉之一七基於官位、賦性、文情之同質性，故將晏殊類比宋璟，而程恩澤論清代詞人周之琦（1782-1862，字稚〔穉〕圭，號耕樵、退庵，著有《金梁夢月詞》二卷、《懷夢詞》一卷、《鴻雪詞》二卷、《退莽詞》一卷，合刊爲《心日齋詞集》），復將周氏類比晏殊，其〈題周穉圭前輩「金梁夢月詞」〉之一曰：

> 綠酒初嘗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唫；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24]

首句「綠酒初嘗元獻醉」，關涉晏殊之〈清平樂〉詞：

> 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　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25]

全詞摹寫秋來景致、生活與感受，閒適圓融之人生觀照隱含清寂之閒愁，可見晏殊細微善感之情思。而「月華如練范公唫」則指范仲淹之〈御街行・秋日懷舊〉詞：

> 紛紛墮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敧。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26]

上片鋪陳冷清、澄澈之秋景，慨歎久羈獨處，下片申說懷人之情狀，可見范仲淹深婉悱惻之情致。晏殊曾任庶政、軍務首長，范仲淹則於西夏寇擾期間，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知延州、耀州、慶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陝西路安撫使，守邊多年，號令明白，禦敵、築防、撫民、獻策，備受倚重，逮趙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又除參知政事，裁撤倖濫，考覆官員，

---

23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8「《珠玉詞》提要」，頁 4419。

24 〔清〕程恩澤，〈題周穉圭前輩「金梁夢月詞」〉之一，《程侍郎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1511），卷 6，頁 268。

25 〔宋〕晏殊，〈清平樂〉，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92。

26 〔宋〕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懷舊〉，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11。

全力輔政。[27]而程恩澤此絕後聯「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即讚晏、范二人拜相、爲將，又具文學素養，甚且銳感有情，不若晉代吳地隱士夏統般「木人石心」而不爲外物所動。[28]

惟〈題周穉圭前輩「金梁夢月詞」〉之一之主要作意，係以晏殊、范仲淹比況周之琦。蓋周之琦爲嘉慶 13 年（1808）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右中允、侍講、四川成綿道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太僕寺卿、刑部右侍郎、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巡撫，[29]累任中央、地方要職。而其《金梁夢月詞》行旅寫景、傷春悲秋、懷鄉思舊、怨別相思、歎老傷逝、詠物題畫、懷古詠史諸作，或直抒胸臆，或寓物賦情，大抵造語婉麗縝密、情致真切綿邈。其中〈相見歡〉（一絲秋入雕梁）與〈菩薩蠻〉（映門衰柳無顏色）描敘秋日感受與閒愁，頗類晏殊之〈清平樂〉，[30]而〈菩薩蠻〉（竹梧重疊交窗影）、〈三姝媚・己卯中秋〉細訴淒清秋夜之懷人深情，又似范仲淹之〈御街行〉也。[31]程恩澤之援古論今，頗具識力。

---

27 上述范仲淹行實參引〔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314〈范仲淹傳〉，頁 10270-10275。

28 《晉書・隱逸列傳・夏統》：「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襭，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 年），卷 94，頁 2428-2430。

29 參見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35。

30 茲錄周之琦〈相見歡〉詞如下：「一絲秋入雕梁。燕雙雙。驀地庭梧已做十分涼。　楚竹簟，越羅扇，漫思量。咫尺畫闌西畔是斜陽」，《心日齋詞集・金梁夢月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6），頁 51。另〈菩薩蠻〉（映門衰柳無顏色），詳見《心日齋詞集・金梁夢月詞上》頁 50。

31 茲錄周之琦〈菩薩蠻〉詞如下：「竹梧重疊交窗影。水紋簟卷冰花冷。燈穗墮空烟。夢回秋可憐。　玉階人不見。絡緯唬成怨。銀漢信沈沈。碧雲深更深」，《心日齋詞集・金梁夢月詞上》，頁 50。另〈三姝媚・己卯中秋〉，詳見《心日齋詞集・金梁夢月詞下》頁 60。

三、紹述《陽春》，啟導後進

北宋初期詞壇之主要發展面向，或作長調新聲，鋪敘展衍；或承晚唐、五代遺風，專力小令。前者可以柳永爲代表，後者可以晏殊爲標竿。江昱〈論詞十八首〉之二評騭晏殊即由其「承前」論起，詩曰：

臨淄格度本南唐，風雅傳家小晏強；更有門牆歐范在，春蘭秋菊卻同芳。[32]

首句提點晏殊《珠玉詞》之體式、詞境踵繼南唐（「格度」有規格形制、品格氣度之義）。南唐代表詞人包括李璟、李煜父子與馮延巳（字正中，有《陽春集》），三人皆作小令，然詞境同中有異，精確言之，江昱此句當本北宋劉攽《中山詩話》所載：「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33]揭櫫馮、晏二家之同調因緣。而此絕二、三、四句係就子息、門生之成就，闡明晏殊之「啓後」。晏幾道乃晏殊第八子，以詞著聞，有《小山詞》，與晏幾道同時之黃庭堅稱其「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34]可見晏幾道之能克紹箕裘，北宋當時早有定評，而江昱曰：「風雅傳家小晏強」，則賞大晏能將倚聲家學傳承小晏，亦讚小晏繼父而起，強峙詞壇，足繫家聲於不墜。[35]再者，晏殊好客、知人、稱善，拔擢賢材之功備受推崇，葉夢得《石林燕語》盛讚：「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爲第一」，[36]歐陽脩《歸

32 〔清〕江昱，〈論詞十八首〉之二，《松泉詩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80），卷 1，頁 176。

33 〔宋〕劉攽，《中山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冊 1，頁 292。

34 〔宋〕黃庭堅，〈小山集序〉，《豫章黃先生文集》，卷 16，頁 163。

35 他如周之琦《心日齋十六家詞錄・附題》之六論晏幾道曰：「宣華宮本少人知，珠玉傳家有此兒；道得紅羅亭上語，後來惟有小山詞」（見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冊 5，附錄吳熊和、陶然輯「清人論詞絕句」，頁 4406），華長卿〈論詞絕句〉之一二論晏幾道曰：「小山賦骨紹家傳，神似高唐宋玉篇；夢過謝橋參鬼語，竟邀青眼到伊川」（《梅莊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1533，卷 5〈嗜痂集下〉，頁 607），亦論及晏幾道紹述晏殊之倚聲家學。

36 〔宋〕葉夢得撰，穆公校點，《石林燕語》，卷 9，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 3，頁 2556。

田錄》謂其「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37]而歐陽脩、范仲淹皆爲晏殊門生，蓋晏殊曾知天聖 8 年（1030）禮部貢舉，舉歐陽脩第一，後又擢其爲諫官，又晏殊於出知應天府時，延范仲淹以教生徒，後更薦任秘閣校理。歐陽脩有《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醉翁琴趣外篇》，其詞與晏殊同出馮延巳，婉約深致；范仲淹有《范文正公詩餘》，其詞包括柔媚多情之〈蘇幕遮〉（碧雲天）、〈御街行〉（紛紛墮葉飄香砌）等作，更有豪壯激楚之〈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剔銀燈〉（昨夜因看蜀志），下開蘇、辛一派。同出晏殊門牆之歐、范二家，詞風有別，然俱爲宋初詞壇大家，正如「春蘭」、「秋菊」品目迥異、芳香則一。

江昱詩句「臨淄格度本南唐」，標舉晏殊詞作源出南唐，前引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之一八論晏殊：「歌詞許似馮延巳，語語原因類婦人」，更謂晏殊多作婦人語，以此雅近馮延巳。然以婦人語寫豔詞乃晚唐五代詞家之普遍作風，溫庭筠、韋莊等人皆然，非獨馮延巳一人而已，譚瑩所言不免流於皮相、浮泛。細究晏殊真有得於馮延巳者，可由二人塡詞之場合敘起，陳世脩〈陽春集序〉曰：「公（按：指馮延巳）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38]對照前引葉夢得《避暑錄話》有關晏殊席間創作之論述，何其類似。《陽春集》常見酒筵歌席之俊賞優遊，所謂「窈窕人家顏似玉。絃管泠泠，齊奏雲和曲」（〈鵲踏枝〉）、「與君同飲金杯。飲餘相取徘徊」（〈清平樂〉）、「重待燒紅燭，留取笙歌莫放回」（〈拋毬樂〉）[39]，而《珠玉詞》亦如《陽春集》般頗多此類敘寫，如「美酒一盃新熟，高歌數闋堪聽」（〈破陣子〉）、「勸君綠酒金盃。莫嫌絲管聲催」（〈清平樂〉）、「蕭娘勸我盃中酒。翻紅袖」（〈秋蕊香〉）。[40]惟馮延巳每於酒闌歌殘、曲終人散之際追懷

37 〔宋〕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15。

38 〔宋〕陳世脩，〈陽春集序〉，見〔清〕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陽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332。

39 以上所引馮延巳詞作分見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冊上，頁 654、671、691。

40 以上所引晏殊詞作分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88、92、105。

省思，慨歎繁華易歇、好景不常，流露執著之深情、孤寂之哀感，鬱伊悽傷，[41]晏殊則於感喟時光驟逝、生命苦短、世事無常之餘，進而擺脫傷感、正視人生，主張及時行樂、把握當下，維持瀟灑之逸興、曠達之高致。[42]劉熙載曰：「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43]辯明晏殊憲章馮延巳之俊逸詞境，誠爲知言，實較譚瑩之說切中肯綮。

此外，一自劉攽《中山詩話》敘及晏殊受馮延巳沾溉，有關晏殊上承馮延巳、南唐之說多矣，至於啓導後進之論述則極罕見。如況周頤曰：「《陽春》一集，爲臨川《珠玉》所宗」，[44]只論晏殊之宗師馮延巳，又馮煦曰：

> 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信然。[45]

馮氏所論雖奉晏殊爲「北宋倚聲家初祖」，然僅道及晏殊之接武馮延巳、南唐二主，並未言及繼起之影響，以致「初祖」之說曖昧難明。而江昱之論詞絕句不僅論晏殊之「承前」，更由人際網絡論其「啓後」之功，隱約鉤勒出以晏殊爲首而晏幾道、歐陽脩、范仲淹爲輔之詞人群體，彰顯晏殊於北宋詞壇之關鍵地位，誠難能可貴也。

---

41 如〈鵲踏枝〉:「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情，學雪隨風轉。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無限。　樓上春寒山四面。過盡征鴻，暮景煙深淺。一晌憑闌人不見。紅綃掩淚思量遍」，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冊上，頁 649。他如〈採桑子〉（笙歌放散人歸去）、〈臨江仙〉（冷紅飄起桃花片）亦可參看。

42 如〈拂霓裳〉下片：「人生百歲，離別易，會逢難。無事日，剩呼賓友啓芳筵。星霜催綠鬢，風露損朱顏。惜清歡。又何妨、沈醉玉尊前」，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105。他如〈更漏子〉（塞鴻高）、〈清平樂〉（秋光向晚）亦可參看。

43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晏歐學馮」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冊 4，頁 3689。

44 劉承幹，《歷代詞人考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2003 年），冊上，卷 4 引況周頤語，頁 204。

45 〔清〕馮煦，《蒿庵論詞》，「論晏殊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585。

四、清華逸韻，詞家正宗

晏殊體貌清瘦，生當北宋承平治世，一生大抵仕宦顯達，生活優遊，而其審美傾向一如其人，吳處厚《青箱雜記》曰：

> 公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膩氣。」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集梁《文選》以後迄于唐，別為《集選》五卷，而詩之選尤精，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46]

可知晏殊愛賞韋應物閒澹簡遠之詩風，鄙棄穠豔沾滯、鄙俚穢褻之作品。張舜民《畫墁錄》亦載：

>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嗎？」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按：當作「綵」）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47]

晏殊所言柳永詞句出自〈定風波〉，[48]該詞盡情鋪敘閨怨相思，一瀉無餘，流於纖佻直露、浮滑俚俗，此乃晏殊所不取也。

晏殊之創作風格與其審美傾向相符，《宋史》稱其「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49]至若晏殊詞風，大抵雍容閒雅，清明和婉，如其詞集名稱《珠玉詞》般珠圓玉潤，李之儀謂其「風流閒雅，超出意表」，[50]王灼謂其「風流縕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51]夏樹芳謂其「玄超」。[52]而沈初則以

---

46 〔宋〕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5，頁 47。

47 〔宋〕張舜民，《畫墁錄》，頁 20。

48 〈定風波〉全詞如下：「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箇。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綫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29-30。

49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311〈晏殊傳〉，頁 10197。

50 〔宋〕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姑溪居士全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卷 40，頁 310。

51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 2「各家詞短長」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83。

52 〔明〕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明〕毛晉輯，《宋六十名家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2。

「清華」概括晏殊詞風，其〈編舊詞存稿作論詞絕句十八首〉之四曰：

晏家父子擅清華，歐九風神更足誇；若準滄浪論詩例，須從開寶數名家。[53]

沈氏稱賞晏殊、晏幾道父子之清新華美，誇讚歐陽脩之疏雋神韻，更援引嚴羽論詩之準則，推崇三人之成就。嚴羽《滄浪詩話》有言：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54]

嚴羽指出學詩首重識見，須以盛唐以前爲師，不可取徑盛唐以後，此乃入門之正道、立志之高格。沈初借詩論詞，揚舉二晏、歐陽之詞壇地位猶如開元、天寶之盛唐詩壇名家，堪爲學詞之典範。而沈道寬亦有詩作論及晏殊之詞風，其〈論詞絕句〉之九主論小晏、附論大晏，詩曰：

珠玉新編逸韻饒，仙郎仙筆更飄飄；世儒也愛玲瓏句，夢蹋楊花過謝橋。[55]

首句讚譽晏殊一編《珠玉詞》絕去陳腐，清新脫俗，豁人心目，饒富超凡飄逸之韻致。

沈初、沈道寬謂晏殊詞「擅清華」、「逸韻饒」，信然。晏殊遣詞造句典雅而不俗穢，沖淡而不穠豔，含蓄而不直露。更能辨明去聲，以其「清而遠」之調值特色，[56]增添富貴閒雅、溫潤和婉之氣度。[57]如此蘊藉空靈之「逸韻」，遂令晏殊詞作

53 〔清〕沈初，〈編舊詞存稿作論詞絕句十八首〉之四，《蘭韻堂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10 輯冊 23），卷 1〈南窻集上〉，頁 7。

54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辯》，〔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 2，頁 687。

55 〔清〕沈道寬，〈論詞絕句〉之九，《話山草堂詩鈔》（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 3 年潤州榷廨刊本），卷 1，頁 36 下。

56 釋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曰：「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見〔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加字，〔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臺

超越字面意表，予人無限感發聯想。如趙尊嶽、葉嘉瑩盛稱《珠玉詞》「智慧流露」、「情中有思」，亦即晏殊能於相思別恨、傷春悲秋之情詞含蘊哲理思致。[58]又如晏殊抒發晚春閒愁之〈踏莎行〉（小徑紅稀）一詞，[59]張惠言曰：「此詞亦有所興，其歐公〈蝶戀花〉之流乎」，[60]譚獻曰：「刺詞」，[61]黃蘇曰：「臣心與閨意雙關，寫去細思，自得之耳」，[62]俞陛雲曰：「此詞或有白氏諷諫之意」，[63]四人均以比興寄託之說索解其中政治義涵。

而晏殊閒雅之審美傾向與創作風格亦體現於「富貴」之評賞與書寫，歐陽脩《歸田錄》曰：

>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64]

又吳處厚《青箱雜記》曰：

>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

北：新興書局，1968 年），附《玉篇廣韻指南》中之〈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

57 此處參引夏承燾、黃文吉之說，詳見夏承燾，《唐宋詞論叢》，〈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之「晏同叔辨去聲，嚴於結拍」，《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冊 2，頁 54-56；黃文吉，《北宋十大詞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北宋倚聲家初祖——晏殊〉之「重視格律，嚴辨去聲」，頁 24-25。

58 趙尊嶽曰：「晏詞智慧流露而重大有餘，實爲渾金璞玉之音」，《塡詞叢話》卷 4，《詞學》5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15。而葉嘉瑩有關晏殊詞「情中有思」之解說，詳見〈大晏詞的欣賞〉，《迦陵論詞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頁 124-127。

59 〈踏莎行〉全詞如下：「小徑紅稀，芳郊綠徧。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朱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99。

60 〔清〕張惠言錄，劉崇德、徐文武點校，《詞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32。

61 〔清〕譚獻，《復堂詞話》，「評晏殊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990。

62 〔清〕黃蘇，《蓼園詞評》，「踏莎行」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048-3049。

63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頁 160。

64 〔宋〕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卷 2，頁 21。

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65]

綜觀上述二段記載，「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與李慶孫詩句之情狀景象，極具誇炫意味，猶如暴發驟顯者之故作富貴妄語，市儈庸俗。再者，金玉錦繡使人直接聯想富貴，乃寫富貴所習見之字眼，以之入詩，流於直露、陳腐。而「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與晏殊詩句不落俗套，不作金玉錦繡之鋪排，而以高華博大之院落、樓臺、簾幕、池塘爲背景，描敘其間之物態人事，格局恢宏，氣度雍容；加以華而不綺、麗而不縟之描敘，富貴氣象自然流露。

晏殊稱賞雍容閒雅之富貴氣象，鄙棄脂膩猥俗之金玉堆砌。而華長卿亦由此評論《珠玉詞》之富貴，其〈論詞絕句〉之一0曰：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儻在三家村裡住，何能珠玉串玲瓏。[66]

此絕殆本晁補之「評本朝樂章」之說：「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67]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出自晏幾道〈鷓鴣天〉（彩袖殷勤捧玉鍾），並非晏殊之作。晁補之不慎誤引小晏詞句以論大晏，《雪浪齋日記》早已辯明。[68]雖然，晁補之論晏殊詞之富貴則無偏失，其義蓋謂：晏殊造語清新，絕去俗濫，一派閒雅而不迫促，自然流露富貴氣象（所謂「三家村」係指鄉間偏僻村落）。[69]而華長卿此絕上聯未能洞察晁補之之謬誤，逕將小晏詞句入詩，不免貽笑大方，殊不足取。而下聯「儻在三家村裡住，何能珠玉串玲瓏？」嵌入晏殊詞集名稱《珠玉詞》，且以設問語氣

65 〔宋〕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卷 5，頁 46-47。

66 〔清〕華長卿，〈論詞絕句〉之一0，《梅莊詩鈔》，卷 5〈嗜痂集下〉，頁 607。

67 《能改齋漫錄》引晁補之「評本朝樂章」之語，〔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卷 16「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條，頁 469。

68 《雪浪齋日記》曰：「晏叔原工於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3「晁無咎」引《雪浪齋日記》，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 年），冊 4《胡仔詩話》，頁 4203。

69 況且晁補之所誤引之晏幾道詞句「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未見金玉錦繡之堆砌鋪排，而雍容悠閒之歌舞場合自屬富貴人家，手法近於晏殊詩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稱許晏殊詞作雍容大方、閒雅富貴，猶如珠玉之清越聲響、明淨色澤，精巧可喜。又前引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之一八上聯：「楊柳桃花調亦陳，三家村裏住無因」，亦蹈襲晁補之之舛誤與成說，意謂：晏殊亦擅塡詞，能爲「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之雋句（「陳」解作陳述、述說），清新閒雅，自是富貴人家語。

晁補之、華長卿、譚瑩皆誤引晏幾道詞句，然評定晏殊詞之富貴，則爲不刊之論。《珠玉詞》確實屢見雍容閒雅之富貴氣象，如〈浣溪沙〉：

> 小閣重簾有燕過。晚花紅片落庭莎。曲闌干影入涼波。　一霎好風生翠幕，幾回疏雨滴圓荷。酒醒人散得愁多。[70]

詞作末結點明主旨——抒發酒醒人散之清寂閒愁，而前此數句描敘靜觀諦聽之所見所聞，優雅華貴、從容不迫，自非村野窮戶之寒酸窮相，亦非暴發富兒之奢靡俗態，真富貴氣象也。他如〈訴衷情〉之「小庭簾幕春晚，閒共柳絲垂」、〈踏莎行〉之「日高深院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破陣子〉之「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日長飛絮輕」，[71]皆可資印證。

晏殊「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豔情而不纖佻」，[72]清新華美、饒富逸韻之詞風深契傳統文人士夫「尙雅」之審美標準。前舉沈初〈編舊詞存稿作論詞絕句十八首〉之四蓋以晏殊爲學詞之楷模，而似此言論不一而足。王世貞《藝苑卮言》曰：「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73]嚴守詩詞界限，而奉晏殊爲詞家正宗之一；汪懋麟〈棠村詞序〉曰：「予嘗論宋詞有三派：歐、晏正其始；秦、黃、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備其盛；東坡、稼軒，放乎其言之矣」，[74]以晏殊爲宋詞正始立基之大家；趙尊嶽《塡詞叢話》曰：「不必言情而自足于情。一字一句，落落大

---

70 〔宋〕晏殊，〈浣溪沙〉，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89。

71 以上所引晏殊詞作分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97、99、108。

72 葉嘉瑩，〈大晏詞的欣賞〉，《迦陵論詞叢稿》，頁 131。

73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詞之正宗與變體」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385。

74 〔清〕汪懋麟，〈棠村詞序〉，見〔清〕梁清標，《棠村詞》（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冊 3），頁 327。

方，能得天籟，斯即爲詞中之聖境。珠玉是矣」，[75]推尊晏殊之雍容自然、優入聖域。

而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更舉晏殊〈浣溪沙〉之雋句爲例，以辨析詩詞分界，其《花草蒙拾》曰：

> 或問詩詞、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籤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76]

而朱依真讚譽王士禛即以此立論，其〈僕少有「論詞絕句」，迄今二十年，燈下讀諸家詞，有老此數家之意，復綴六章，於前論無所長人也〉之五曰：

> 欲起瑯琊仔細論，機鋒拈出付兒孫；禾中選體荊溪律，一代能扶大雅輪。（阮亭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必不是香籤詩。『良晨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必不是草堂詞。」確論也。）[77]

王士禛乃新城人，地近古瑯琊郡，[78]故朱依真以「瑯琊」稱之。次句意謂王士禛之論詩詞、詞曲分際如禪宗「機鋒」語，不著跡象而寓義深刻，足以啓發後學。「禾」乃黍、稷、稻、秫、苽、粱等穀類之總稱，「禾中選體」喻指王士禛能明辨韻文中詩、詞、曲之差異，而「荊溪」當指南宋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所著《荊溪林下偶談》，《四庫提要》有言：「此書皆其論詩評文之語，所見頗多精確。……其識高于當時諸人遠矣」，[79]故「荊溪律」意謂王士禛之語如《荊溪林下偶談》般精確，真知灼見堪爲詞學典律。所謂「扶輪」即扶護車輪、在側推進，而「一代能扶大雅輪」則讚王士禛之說乃清詞中興之功臣。

王士禛之論屬印象式批評，朱依真雖尊其爲「荊溪律」之確論，然亦不免感歎

---

75 趙尊嶽，《塡詞叢話》卷 3，《詞學》4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81。

76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詩詞曲分界」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686。

77 〔清〕朱依真，〈僕少有「論詞絕句」，迄今二十年，燈下讀諸家詞，有老此數家之意，復綴六章，於前論無所長人也〉之五，見況周頤，《粵西詞見》，卷 1，頁 787。

78 《讀史方輿紀要》曰：「琅邪，今兗州府東境，沂州、青州府南境、莒州、萊州府南境、膠州一帶，皆是其境」，〔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598），卷 1〈歷代州域形勢・秦〉，頁 178。而新城屬濟南府，約當古琅邪郡之北。

7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5「《荊溪林下偶談》提要」，頁 4375。

所言如「機鋒」般不落跡象、難以捉摸，而「欲起瑯琊仔細論」。以下嘗試推闡王士禛之意旨。王士禛曰：「『生香真色人難學』，爲『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難學』所從出，千古詩文之訣，盡此七字」，[80]強調各類文體須具天然本色。而詞體之「生香真色」爲何？王士禛評卓人月（字珂月）曰：「卓珂月自負逸才，《詞統》一書，蒐采鑒別，大有廓清之力。乃其自運，去宋人門廡尚遠，神韻興象，都未夢見」，[81]又評張孝祥（字安國）〈憶秦娥・雪〉（雲垂幕）一詞曰：「張安國雪詞，前半刻畫不佳，結乃云：『楚溪山水，碧湘樓閣』，則寫照象外，故知『頰上三毛』之妙也」，[82]可見王士禛論詞首重「神韻」，反對質實沾滯之刻畫描摹，要求作品空靈自然、蘊藉含蓄，具備超越形跡之神采妙思，如顧愷之畫裴楷像於頰上增益三毛以求得神。[83]王士禛嘗曰：「歐、晏正流妙處俱在神韻，不在字句」，[84]推賞晏殊詞作富含凌駕文字之神韻。而晏殊〈浣溪沙〉一詞：

> 一曲新詞酒一盃。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85]

抒發傷春歎逝之情，其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傷悼花落，欣慰燕歸，而燕歸又映襯人猶未歸，寄寓懷人怨別之情，深曲隱奧，令人回腸盪氣。而花落之無可奈何與燕歸之似曾相識，又似象喻消逝無常與循環不已之宇宙現象，哀感之中隱含圓融之觀照。[86]要之，此二警句深具形跡外之神韻，超詣雋永，殊值玩味。而「香奩詩」（「籤」、「簽」同「奩」）係以韓偓《香奩集》爲代表之詩體，多寫男女之情愛、婦女之容態，綺麗纖巧，又有「豔體」之稱，韓偓〈香奩集

---

80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詩文妙訣」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676。

81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卓珂月輯詞統」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685。

82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張安國雪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677。

83 所謂「頰上三毛」，見《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巧藝第二十一〉，頁 387。

84 〔清〕汪懋麟，《錦瑟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5），〈錦瑟詞話〉引王士禛語，頁 255。

85 〔宋〕晏殊，〈浣溪沙〉，唐圭璋編，《全宋詞》，冊 1，頁 89。

86 參見葉嘉瑩〈論晏殊詞〉有關此二句之解說，詳見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年），頁 94-95。

序〉曰：「初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慙。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87]又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香奩體」，釋曰：「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88]可見「香奩詩」表象之題材、風格近於詞體。然「香奩詩」酣暢盡致、直露黏膩之書寫易流於淺薄輕靡，缺乏象外之「神韻」，甚至招致「麗而無骨」、「動不得也」、「誨淫之言」之評。[89]然則「香奩詩」與詞體之別在神不在貌，「神韻」方爲辨析二者之關鍵。至於「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二句，擷自湯顯祖《牡丹亭》第十齣〈驚夢〉之〈皂羅袍〉曲，寫杜麗娘春遊之感傷，而「草堂詞」係指《草堂詩餘》，王士禛有言：「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而此二語實本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有關「纖穠」一品之解說，[90]可見王士禛認爲詞體仍應保有纖細穠麗之特質，而「良辰美景」二句稍嫌淺白尖透，故非詞也。

有關晏殊〈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之爲本色詞語，張宗橚《詞林紀事》曰：「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91]對照張宗橚、王士禛二家之說，張氏率以「詩莊詞媚」之角度立論，王氏獨能細辨同屬軟媚之香奩詩與詞體之精微差異，洞幽燭微，更具慧眼。而由王士禛之舉引立說、朱依真之附和推轂，更見晏殊清華逸韻、詞家正宗之地位。

87 〔唐〕韓偓，〈香奩集序〉，《玉山樵人集附香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四部叢刊初編》），頁 26。

88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 2，頁 690。

89 「麗而無骨」、「動不得也」見《彥周詩話》記高秀實語，詳參〔宋〕許顗，《彥周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 1，頁 389。而「誨淫之言」見《瀛奎律髓》評韓偓〈馬上見〉詩，詳見〔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66），卷 7〈風懷類〉，頁 83。

90 詳見〔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纖穠」，〔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 1，頁 38。

91 〔清〕張宗橚編，楊寶霖補正，《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冊上，卷 3，頁 172。

五、結論

清代論詞絕句作者品評晏殊，或論性格與詞情：王僧保稱晏殊性格剛方而詞篇多情，譚瑩亦謂晏殊多「婦人語」，程恩澤則賞晏殊仕宦顯達、才調卓絕且靈心善感；或論承傳：江昱謂晏殊祖述南唐，啓導晏幾道、歐陽脩、范仲淹，譚瑩則稱晏殊多作婦人語，以此近似馮延巳；或論風格：沈初稱晏殊詞清新華美，沈道寬亦謂晏殊詞清新脫俗、饒富逸韻，華長卿、譚瑩則喜晏殊詞具清新閒雅之富貴氣象，而朱依真盛讚王士禛以晏殊雋句爲詞體本色之說。

江昱能就晏殊之繼往與開來立論，以確立其詞壇地位，發前人所未發，殊值肯定。王僧保洞察晏殊詞心，與沈初、沈道寬、華長卿、譚瑩等人評賞晏殊詞風，言簡意賅，俱爲得實之論，而朱依真揚搉王士禛之辨析詞體特質，更能金針度人。至於程恩澤讚賞周之琦如晏殊般多才銳感，亦非虛譽。然譚瑩謂晏殊多婦人語故近於馮延巳，只見表象，未能探驪得珠。而華長卿、譚瑩誤以晏幾道詞句評論晏殊，更見譾陋。

經由本文之探討，亦可略窺清代論詞絕句之特色：一曰精簡，一首七絕僅二十八字，用以評論一位詞人尚且不足，何況合論數位詞人，是故論詞絕句作者每就詞人某些面向提點品騭，難以面面俱到，有待讀者董理爬梳、沿波討源、發明申論，以見幽光潛德。二曰類比，由於篇幅有限，論詞絕句作者常以某人某事之「已然」特質說明詞人之「亦然」，如沈初以盛唐詩壇名家比擬晏殊、晏幾道、歐陽脩，以明三人之典範地位，又如程恩澤以晏殊、范仲淹其人其詞比況周之琦，而周氏之仕歷、才調、詞情不言可喻。

引用書目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加字，〔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臺北：新興書局，1968 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 年

〔唐〕皮日休，《皮子文藪》，《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唐〕韓偓，《玉山樵人集附香奩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宋〕宋祁，《景文集》，《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宋〕歐陽脩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宋〕劉攽，《中山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宋〕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宋〕張舜民，《畫墁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宋〕葉夢得撰，徐時儀校點，《避暑錄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宋〕葉夢得撰，穆公校點，《石林燕語》，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宋〕許顗，《彥周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1983 年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宋〕王灼，《碧雞漫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胡仔詩話》，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 年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宋〕趙與時，《賓退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宋〕嚴羽，《滄浪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元〕方回，《瀛奎律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明〕毛晉輯，《宋六十名家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清〕梁清標，《棠村詞》，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清〕汪懋麟，《錦瑟詞》，《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清〕江昱，《松泉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沈初，《蘭韻堂詩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清〕馮金伯輯：《詞苑萃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清〕張惠言錄，劉崇德、徐文武點校，《詞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清〕黃蘇，《蓼園詞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清光緒 3 年潤州榷廨刊本，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清〕周之琦，《心日齋詞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程恩澤，《程侍郎遺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譚瑩，《樂志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華長卿，《梅莊詩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清〕譚獻，《復堂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清〕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清〕張宗橚編，楊寶霖補正，《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馮煦，《蒿庵論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況周頤，《粵西詞見》，《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況周頤，《阮盦筆記五種・選巷叢譚》，《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劉承幹，《歷代詞人考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2003 年
楊鍾羲，《雪橋詩話》，瀋陽：遼瀋書社，1991 年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何藻輯，《古今文藝叢書》，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 年
《南社叢刻》，2 集（1910 年 7 月），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影印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83 年
夏承燾，《唐宋詞論叢》，《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詞學》，4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
《詞學》，5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年
黃文吉，《北宋十大詞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